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〇三 隱逸

孫思邈，華原人，七歲就學，日諷千言。及長，善譚《莊》《老》百家之說。周宣帝時，以王室多故，隱於太白山。隋文帝輔政，征為國子博士，不就。常謂人曰：「過是五〇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，以濟生人。」太宗召詣京師，嗟其顏貌甚少，謂之曰：「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，羨門之徒，豈虛也哉！」將授之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高宗召拜諫議大夫，又固辭。時年九〇餘，而視聽不衰，頗明推步導養之術。時范陽盧照鄰，有盛名於朝，而染惡疾，嗟稟受之不同，昧彭殤之殊致，嘗問於思邈曰：「名醫愈疾，其道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吾聞善言天者，必本之於人。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，其運轉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為霜雪，張為虹蜺，此天地之常數。人有四肢五藏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精氣往來，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聲音，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瘤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，滲發乎面，變動乎形，推此以及天，則兆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錯行，日月薄蝕，彗孛流飛，此又天文之危沴也。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踣，此天地之瘤贅也。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癰疽也。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。雨澤不降，川瀆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劑。聖人和之以至德，輔之以人事。故體有可癒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災也。」又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《詩》曰：『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謂小心也。『赳赳武夫，公侯千城。』謂大膽也。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，仁之方也。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智之圓也。」制授承務郎，直尚藥局。永徽初卒，遺令薄葬，不設明器牲牢之奠。月餘顏色不變，舉屍入棺，如空焉。時人疑其屍解矣。朱桃椎，蜀人也。澹泊無為，隱居不仕，披裘帶索，沉浮人間。竇軌為益州，聞而召之，遺以衣服，逼為鄉正。桃椎不言而退，逃入山中，夏則裸形，冬則樹皮自覆。凡所贈遺，一無所受。每織芒屨，置之於路，見者皆言：「朱居士屨也。」為鬻取米，置之本處。桃椎至夕取之，終不見人。高士廉下車，深加禮敬，召之至，降階與語，桃椎不答，瞪目而去。士廉每加優異，蜀人以為美譚。

張果老先生者，隱於恒州枝條山，往來汾晉。時人傳其長年秘術，耆老咸云：「有兒童時見之，自言數百歲。」則天召之，伴屍於妒女廟前，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。至開元二〇三年，刺史韋濟以聞，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。果對晤氣絕如死。晤焚香啟請，宣天子求道之意，須臾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之。乃令中書舍人徐嶠、通事舍人盧重玄，齎璽書迎之。果隨嶠至東都，於集賢院肩輿入宮，備加禮敬。公卿皆往拜謁。或問以方外之事，皆詭對。每云：「餘是堯時丙子年生。」時人莫能測也。又云：「堯時為侍中。」善於胎息，累日不食，時進美酒及三黃丸。尋下詔曰：「恒州張果老，方外之士也。跡先高上，心入窈冥，是混光塵，應召城闕。莫知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。問以道樞，盡會宗極。今將行朝禮，爰申寵命。可銀青光祿大夫，仍賜號通玄先生。」累策老病，請歸恒州，賜絹三百疋，拜扶持弟子二人，拜給驛舁至恒州。弟子一人放回，一人相隨入山。無何壽終，或傳屍解。

盧藏用，始隱於終南山中。中宗朝，累居要職。有道士司馬承禎者，睿宗迎至京，將還，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：「此中大有佳處，何必在遠。」承禎徐答曰：「以僕所觀，乃仕宦捷徑耳。」藏用有慚色。藏用博學，工文章，善草隸；投壺彈琴，莫不盡妙。未仕時，嘗辟谷練氣，頗有高尚之致。及登朝，附權要，縱情奢逸，卒陷憲綱，悲夫！

司馬承禎，字子征，隱於天台山，自號白雲子，有服餌之術。則天、中宗朝，頻征不起。睿宗雅尚道教，稍加尊異，承禎方赴召。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，承禎對曰：「《經》云：『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。』且心目一覽，知每損之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！」睿宗曰：「理身無為，則清高矣；理國無為，如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國猶身也，《老子》曰：『遊心於澹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而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』《易》曰：『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』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為而成。無為之旨，理國之要也。」睿宗深加賞異。無何，苦辭歸，乃賜寶琴、花帔以遣之。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。當時文士，無不屬和。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〇一首，為制《序》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見傳於代。

王希夷，徐州人，孤貧好道。父母終，為人牧羊取傭，供葬畢，隱於嵩山。師事道士，得修養之術。後居兗州徂徠山，刺史盧齊卿就謁，因訪以政事。希夷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可以終身行之矣。」玄宗東封，敕州縣禮致，時已年九〇六。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，說甚重之。以年老不任職事。乃下詔曰：「徐州處士王希夷，絕聖去智，抱一居貞，久謝囂塵，獨往林壑。屬封巒展禮，側席旌賢，賁然來思，應茲嘉召。雖紆綺季之跡，已過伏生之年。宜命秩以尊儒，俾全高於上齒。可中散大夫、守國子博士，特聽還山。」仍令州縣，歲時贈束帛羊酒，並賜帛一百疋。

元愷，博學善天文，然恭慎，未嘗言之。宋璟與之同鄉曲，將加薦舉，兼遺米百石，皆拒而不受。元行衝為刺史，邀至州，問以經義，因遺衣服。愷辭曰：「微軀不宜服新麗，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。」行衝乃泥污而與之，不獲已而受。及還家，取素絲五兩以酬之，曰：「義不受過望之財。」

白履中，博涉文史，隱居大梁，時人號為梁丘子。開元中，王志愷表薦堪為學官，可代馬懷素、褚無量入閣侍讀。乃征赴京師，履中辭以老疾，不任職事。授朝散大夫，尋請歸鄉。手詔曰：「卿孝悌立身，靜退敦俗，年過從耄，不雜風塵。盛德早聞，通班是錫。豈唯精賁山藪，實欲獎勸人倫。且游上京，徐還故里。」遂停留數月。

玄宗征嵩山隱士盧鴻，三詔乃至。及謁見，不拜，但磬折不已。問其故，鴻對曰：「臣聞《老子》云：『禮者，忠信之薄。』不足可依。山臣鴻，敢不忠信奉見。」玄宗異之，召入賜宴，拜諫議大夫，賜以章服，並辭不受。乃給米百石，絹五百疋，還隱居之所。